

长篇小说


FUCHEN


浮沉

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一个被事业抛弃的人
一个已经走在生活背面的人

人生征途上更大的一场暴风雪

夏昌铭◎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FUCHEN

浮沉

夏昌铭◎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沉 / 夏昌铭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54-7921-1

I. ①浮…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4650号

责任编辑: 秦文苑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8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 19.125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47千字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一场游戏一场梦，梦醒时分悚惊心。

——夏昌铭

序 言

人生三部曲第一部长篇小说《本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不知为什么，我没丁点的亢奋和喜悦。因为，当我经历了磨难之后，那刻骨铭心的记忆，简直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再鼓起勇气把我的续篇《浮沉》、《还我风流》写下去，让我痛苦的灵魂从文字中解放出来，使我生命中的阅历在阳光下由你、由她、由我们共同来洗礼，这就是我尚存的希望支配着我行为的动力。我记得《肖申克的救赎》主人公蒙受不白之冤身陷牢狱，却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他说：“记住，希望是个好东西，没准儿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而好东西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人生三部曲第二部《浮沉》是我出征前寄予的希望，它是我征途上更大的一场暴风雪，可以令我窒息，让我在冷眼中体味到人生中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浮沉：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一个让事业抛弃的人，一个已经走在生活背面的人，一个血性男儿在挣扎中倒下又勇敢地爬起来没有失去尊严的人，一个疲惫得什么都没有而只有希望支撑躯壳跋涉在苦难历程中的人。

每当我握住笔，沉若千斤，我的灵魂在与自己的对话中呐喊：夏铭，既然命运莫测，人生多舛，你就应该坦然地去接受它，在生活的漩涡里，满怀希冀地奋力拼搏，这才是完整生命的体验。切记，你可以在生活中选择放弃，但绝对不可以放弃选择。文学创作这条路你已经走上了，你就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属于广大的读者，你必须要有勇气把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人看，还原你的本色，剩下的就由广大读者去思考，去鉴别，去评判，即使留给你的是永生的罪孽和忏悔。

我的心与魂在理性的碰撞中强烈地颤抖起来，过去的一幕又一幕，3D般地浮现在我眼前，我的灵魂慢慢陷入混沌的昏沉：这世界是一半一半的世界，天一半，地一半，善一半，恶一半，清静一半，浊秽一半。而我，就拥有着这个不完全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朝如青丝暮成雪”，“急把盏，夜阑灯灭”。

我蒙冤不白为了尊严和人格被迫离党。
 我下海经商捞了几百万成了儒商土豪。
 我结婚生子组建让人羡慕的美满家庭。
 我放松自律沉溺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
 我在赌场不分昼夜一掷千金惊心豪赌。
 我历经红黑两道鲜为人知的是是非非。

我为社会的阴暗面：失足女、吸毒者、毛交火（贼）……而痛定思痛。

我记得……

在慢慢寂夜中，剩给我的是更深刻的痛苦。

是的，在命运的赛场上，我的排名是太靠后了，就像印第安人所说的：别走得太快，否则，灵魂会追不上的。这就反向地证明了我的灵魂并不比别人卑微，哪怕一点。因为，求道则易悟，在重新整理和阅读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毕竟是怀揣着潘多拉盒里最后的希望，在心光一片中努力前行。

今天，当我郑重地把灰色的《浮沉》推荐给广大读者时，我的胸膛不由得迸发出英国诗人威廉·亨利的《不可征服》的悲怆诗句：

命运之门何其狭窄，不要紧。
 刑罚折磨何其严酷，没关系。
 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我是自己灵魂的统帅。

目 录

一、鬼人鬼事鬼打墙·····	001
二、意外淘得十万金·····	018
三、生活剧变我是谁·····	041
四、咬定商机不放松·····	063
五、身缠百万遇奇女·····	079
六、生意莫测祸不单·····	096
七、偷越雷池自食果·····	113
八、商海浮沉觅港湾·····	127
九、岁月苦乐为人父·····	146
十、初涉赌场舒家街·····	163
十一、步步陷进红黑道·····	180
十二、十赌九输百态照·····	196
十三、走火入魔研赌术·····	218
十四、笑走江湖试赌刀·····	233
十五、澳门风光赢千万·····	249
十六、纸醉金迷梦沐猴冠·····	264
十七、浪子回头守情难·····	279
后 记·····	296

一、鬼人鬼事鬼打墙

“你写的长篇《本色》发表了，社会反响还不错嘛，你真是有贼心，也有贼胆，心胆贼不死，终于可以为自己鸣冤招魂了。续篇《浮沉》什么时候出笼？据说，你是拿着鲁迅先生的匕首，剖开自己的胸膛，撕开给人看的。那是血淋淋的场面，恐怖得满纸都是鲜血连篇呀！”声音像是黑夜里的秋风，吹得墓地里的枯叶沙沙作响。

“你是谁？声音似鬼魂。”我毛骨悚然四下张望，周围阴气沉沉。不过，在我童年的轶事里：天空湛蓝透白，启明星在东天闪亮闪亮。远处传来“嗬嗬嗬”打早放牛的吆喝声。

我和三友、春花各背一个布包，在栽满桐子树的东南山撒野乱窜。我们不时地呼唤着对方的乳名，寻找落在厚厚杂草和落叶里的桐果。

“蛇！”春花突然惊恐地叫起。我和三友赶到春花跟前，只见春花踏着脚尖悄然后退。一条菜花蛇盘成一团，扁平的蛇头高高竖起，红色的信子从嘴里吐出，阴森森的眼睛盯着春花发出“嗖嗖嗖”的响声。我顿时感到毛骨悚然，慌乱中四下观察，想找根棍子。

三友抓起一团大土渣，一下打在蛇头的一侧，紧盘着的蛇身松开，变成一条弯弯扭扭酷似草绳的东西向我们溜来，我一把拉住春花没命地奔跑。

“啊哈哈——害怕了，一次被蛇咬，周围是井绳，我要用你害怕的井

绳锁住你不安分的心，这可是陪伴活人见死鬼的事情。因为，人死心不死，鬼可变活人，人活心一死，行尸是僵尸。我要让你变成一个冤死的鬼！”声音从古墓里飘然而出，让人疹得慌。

“你这不是人话，是鬼话。是鬼才不说人话，你为什么是人不做人，偏要去做鬼。当心钟馗把你捉了起来。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现在把我也弄糊涂了，我是个无神论者，无神论者是不信鬼的。但现实生活中让我感到的的确确有鬼。你也的确像个鬼，不做鬼事心不安。对于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好怕鬼敲门。”我说这番话，不由得拣起一片童心的记忆：那是家乡的小溪，清澈的流水潺潺蜿蜒，倒映着白云片片。白云悠悠笼罩着漠漠水田，几只白鹭在水田里闲散觅食。一只孤鹰在碧空中翱翔，俯瞰着青山脚下静卧的乡村，一簇簇绿树翠竹掩映下的农舍，显得是那样柔和恬静。一群浣女端着洗衣盆，笑语浅吟，伴着西边的捣衣声，赤脚踩在馨香的泥土上，如清远古老的画卷，美妙得宛若仙境。

这就是我魂牵梦萦的古朴乡土，让我的心扉灵府充满彻悟的奇妙光照，沐浴在无边宁静的遐想中。

“鬼?! 大白天你把我说成了鬼，嘿嘿，你这是哪来的些鬼话诳语?”声音有些哀怜和无奈。

“真的，不是诳语，也不是鬼话，是我真正的看见了鬼，鲜活鲜活的活见鬼，不是假鬼，也不是想象的鬼，是原形毕露的鬼。飘飘忽忽，很鬼很鬼，非常的鬼，鬼头鬼脸，鬼手鬼脚，极其地鬼，贼死的鬼，简直就是没办法形容的鬼。哦……”我比比划划一指：在村子的东头，有一个很大的水塘，水塘边长着一棵枫树。虽然树身已空，但巨伞似的枝枝杈杈上却长满了蓊郁的绿叶。那是我们孩童纳凉玩耍的聚集地。

一个闷热的中午，我和毛伢、水牛两个小伙伴，光着脚板欢喜地来到水塘边，水很清湛，一阵徐徐的南风吹起一排排好看的波纹。

我们脱去裤子，鱼跃般的扑通扎进水里，搅得水塘一片白浪。

“铭儿，树上有鸟窝，掏了吧!”毛伢踩着水对我说。

“好高咧!”我仰望着高高枫树枝丫上的鸟窝，伸长舌头。

“胆小鬼!”水牛嘴里噗噗着水说。

我不服气地赤条条爬上岸，用手抹着从头发上淌在脸上的水珠，走到枫树边，朝手心一吐唾沫，双手抱着树干，两脚一蹬一蹬往上爬。我的手伸进鸟窝，里面只有绒绒的羽毛和枯草。

“你是不是病了？怎么鬼话连篇？”声音惊恐。

“我病了，是吗？我真是病了吗？这就奇怪呀！我是怎么就不知道我是病了？太有意思了，也太神话了吧！我还是病了，病得也太了不起了，竟然不知道自己是病了，这也病得太是时候了，病得也太天真烂漫了，病得我逢鬼也能说鬼话，而且是鬼话胡说。哈哈……”我开怀大笑，但心里很痛，刀割般的疼痛，是鬼人黑白颠倒变鬼事，鬼事演绎成为鬼打墙。我现在却是那样地渴望家乡的淳朴情感：日头已经西斜，远处蒸腾着紫微微的雾气，弥漫着好远处农人的优美山歌。

奶奶蜷在灶边，用干枯的双手往灶膛里添柴草，灶膛里不时往外冒出一蓬蓬青烟。我把下颌枕在灶沿上，望着灶膛里探出的火苗，映照着满脸皱纹的奶奶，嗅着从锅里散出来的蒸鸡蛋香味，讨好奶奶说：“噫，真香咧，奶奶蒸的鸡蛋真香咧。”

“少跟奶奶来这一套。”奶奶站起身来，佯装生气说，“铭儿哪里学的这套讨好卖乖。”

我害羞地拉开奶奶的衣襟，将头钻到里面，低声说：“奶奶，我再也不讨好卖乖了，真的咧。”

奶奶把我从衣裳里拉出来，定定地望着我，神色是那樣的慈祥，一对枯涩的眼睛里放出让人心颤的柔光。

“你看看你现在成个什么样子，玩世不恭，没一句正经的话，你能不能跟我说点人话？”声音很鬼很鬼，鬼也想听人话了。

“我是个什么样子？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我竟然不会说人话了。我是人只能说鬼话了！我的个妈呀！鬼也要说人话，人却在说鬼话。天哪，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白天和黑夜，该不会是混沌一片吧。不过，我怎么就不明白，在这样一个大白天里，很白很白的大白天里，透亮白透亮白的大白天里，会把一个很白很白的大活人，变成了一个很黑很黑的大活鬼，一个不会说人话只会说鬼话的大活鬼，一个活在黑黑白白世界里挣扎的大

活鬼，一个有着鲜红鲜活的红心却又死了心的大活鬼！这个鬼真真切切地存在。这个鬼是人不是鬼。唉——我说我是看见了鬼，大白天里活见鬼……”我闻空听见梵呗响，清扬哀婉，深有所悟：屋檐上的麻雀在叽叽喳喳的争吵，声音又细碎又热烈，院子里的鸭子沙哑着嗓子“嘎嘎嘎”地要进屋，很是好听。门前水田里传来的“呱呱”声一浪高过一浪，柴草里蜷着的大黑狗也不甘寂寞，“汪汪”吠叫。牛在栏里吃着草，飘出一股浓烈的牛粪气味。院子里的女人们散坐在月光下低声细语，像沁人的老酒，把树木灌得摇曳微醉。村东头是一条弯弯的小路，一个后生牵着一个村姑，趁着迷蒙的夜色，快步走向丛林。

奶奶搬出竹床，点燃像蛇一样盘圈的蚊香。我光着身子躺在竹床上，头枕着奶奶的腿，望着天幕上画出一盘明亮的圆月，舒坦地享受着奶奶用大芭蕉扇招来的丝丝凉风，听奶奶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我静静地听啊想啊，睁眼定定望着蓝蓝的天，闪烁的星斗，心头笼罩着一种神秘发怵的气氛，仿佛躺在一朵白莲似的云上，飘向天空……

夜幕越来越浓，清凉的风轻轻拂着富有生气的乡村，处处都浸透着庄稼人的淳厚气息。

“神情好专注呀，思绪万千。”声音阴阳怪气。

我循声看，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像幽灵般缠绕在我身边。

“浮想魑魅，联翩魍魉。”我说。

“嗬哟，工作时间还能魑魅魍魉，真是这般闲情逸致！”声音不怀好意。

“不会休息的人同样不会工作。这是劳逸结合。”我针锋相对。

“啊哈哈，你舌巧如簧，别滑得太远，当心收不回来。”这冷笑声里暗藏着断章取义的玄机，巧妙地把工作时间和浮想联翩相结合，从而定论我上班思想开小差，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

“我会见好就收的。因为，工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我立马堵住了她毒刺一样的嘴。

“你看看你，这么神经质，杯弓蛇影，可是周围哪有井绳啊？啊哈哈——”泰然大笑，如同捉住了贼。

我窘迫。



这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刚劲沉重，如火如荼的斗争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我仿佛听到贝多芬用震撼人心的声调跟我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妄想使我屈服，这绝对办不到。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张冷静苍白的面孔，他穿一件黑色短长袍，粗长的头发，露着方正的前额，两道浓眉下，是凹陷在眉棱骨上的眼窝，眼角微垂，浓密的短须掩着宽阔的上唇。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他用几乎被迫停顿的声调给我指明方向。

我的眼前赤裸地显现出游动的毒蛇，比我儿时和春花看到的菜花蛇还要可怕，它让我看得见摸不着，使我双腿无力，奔跑不动。

“执着如冤鬼。”我痛苦地说，“你说白的，他们说黑的，刀剑无眠。”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声音低沉。

“但现实不是这样，权利代表真实，白的就可以说成黑的。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渴求撕掉笼罩在我身边的黑暗。

“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必须经历危险。只有这两条路。”凝重的告诫。

“让我想想。”我说，眼前浮现出一盏光耀的明灯，展现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

是鲁迅，是用匕首刺穿现实与黑暗的鲁迅。我惊喜地仰望着永远活在现在和将来人类心中的鲁迅，沉重地说道：“可……可是，丑恶却像鬼魂一样缠着我，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让我简直找不到明确的生活方向。是的，我无路可走。”

“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他的表情永远是冷静的，始终不曾流露出一丝微笑，完全凝固。

“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复述着鲁迅先生的话语问，“那我现在的路该怎么走呢？”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既不威严也无慈祥的姿势帮助着他的冷静语言。

我用瞻仰的目光看着鲁迅先生，心里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
—

“小夏呀，那么的愣着，都老半天了，想什么呢？工作嘛，心无二用。”刘红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挤出笑脸看着我。

大白天撞见了鬼，我惊魂未定，梦魇全无。我放下手中的铁笔，推开办公桌上摆放的编目新书，扭身冷眼望着她说：“在路上。”

“什么路上？”她追问。

“你猜？”我眯缝着眼看着她。

“我又不是火眼金睛，一眼看透人的心思。常言说得好，人心隔肚皮，你在想什么，我哪能知道，对吗？”她沉思片刻，蒙着一层黄锈的眼白上下翻动着说，“我想跟你谈谈，这你知道，还不是没有解决的那个问题。”

“那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个你我都不懂得怎么解决的问题？”我反问道。

“亏你说得出来，什么是什么都不懂得怎么解决的问题？”她漠然微笑，听懂了假装没听懂。

我很反感她的每一句话，总是酸溜溜地带着刺，便不客气地反唇相讥说：“想听吗？那我就告诉你，是真事。有两个猎人，一个没带枪，一个不会打枪。他们碰到了两只兔子，一只兔子中弹逃走了，一只兔子没中弹倒下了。他们提着一只逃走的兔子朝前走，来到一栋没有门没有窗没有屋顶没有墙壁的屋子跟前，叫出房屋的主人问道：‘我们要煮一只逃走的兔子，你能不能借一个锅给我们？’

‘我有三个锅，两个打碎了，一个掉了底。’房屋主人说。

‘太好了！我们正要借掉了底的锅。’两个猎人听了特别高兴，用掉了底的锅煮熟了那只逃走的兔子，美美地吃了一顿。这你该懂了吧？’

“荒唐，世上哪有这种事。”她睁大眼睛，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正在发生这种事吗？”我冷笑地看着她。

“真有意思，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逻辑错误。何以见得？其一，中了弹的兔子怎么能逃走？没中弹的兔子如何倒下？其二，既然兔子逃走了，猎人们又如何煮着吃？其三，没底的锅怎么可能煮熟逃走的兔子，且美美地吃了个饱？荒唐，真是荒唐。”她反驳说。

“你觉得荒唐？但这种荒唐极致的事情，正发生在我和你们之间。让最不可能的事情成为最有可能的荒唐。这就是你们强加给我的桃色事件，同出一辙和这个故事太相似了。”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病症。

“你在含沙射影？”她惊疑地看着我说，“别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这是一种病态。”

“对，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人，有一种病态的人，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专靠打听别人的隐私为快，或者是整人害人才能活着，这种人的行为是不是诟病荒唐。”我喜欢揭人揭短。

“小夏呀，别隔着门缝瞧人，这样很容易产生视觉上的错误，把人看扁。这种人当今社会很多，是一种治愈都难的多疑症。”她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我的侧面，讪笑说，“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和你做一次坦诚的交流，推心置腹，而不是反唇相讥，你看能行吗？”

我一愣，蒙住了，这可是狐狸给鸡拜年，不知是真拜还是假拜？我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以便观察她的真实目的。但在她那张黝黑的大盘子脸上，察觉不到丝毫的涟漪，表情风平浪静。我不由自主地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以缓解我内心的窘迫，思考着和她怎样交谈。

“说吧。”我茫然地望着她。

“还是党员登记问题，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她用探寻的目光扫视着我。

“按党的章程办，希望党组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处理好我的问题。”

我知道了她的来意。

“可是……你和李耀的事，只有你知道，也只有你能说清楚呀。”她挪动了一下肥胖的身体，目光无奈地看着我。

我心一颤，像被狗咬了。这么些年来，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审查和调查中，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苟活着，面对同事和熟人我无地自容，寝食难安。为了洗清身上的污点，一扫笼罩在我周围的阴霾，讨回公道，我是申诉申诉还是申诉。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我看不到前面的阳光大道。现在，他们又借着这次党员重新登记要挟我，让我屈服，达到一了百了的目的，这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抉择。要么违背真相，去承认不是事实的事实，从而获得党员重新登记，然后再申诉。要么坚持事实抗争到底，结果就是不允许我党员重新登记，被迫自行脱党，或是开除党籍。

是啊！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无法追回，像党籍、我的政治生命；而有些东西失去了是可以找回的，像屈服，苟且偷安。但是，做人要堂堂正正，灵魂永不卑微。

“我和李耀之间是清白的，这是我对党组织忠诚的表白。”我郑重地说。

“谁会信呢？这可是难题。”她摊开双手，摇晃着脑袋。

“古话说，自助者天助。如果世上真的有天的话，那这个天就是我自己。所以，面对磨难，我会仗剑洗冤，绝不放弃。信不信由你们，没有的事，纵然天毁地灭、绝不求全。我已经想好了，不管你们怎么摇旗呐喊，我都会紧握信念的火炬，走过迷茫，走过坎坷，走过风雨，走过黑暗……”我亢奋起来。

“这就不好办了，我们总是在针锋相对，就好像是敌人。但结果呢？看看你自己，形单影只，受伤害的只会是你自己。”她压低语调说，“蚍蜉撼树，要量力而行。”

“你是说我自不量力，让我违背事实低头屈服——妄想！”我一声冷笑，斩钉截铁地说。

窗外，还是那株沧桑的苦楝树，它半身枯死，另一半却郁郁葱葱，一只麻雀歇在晃动的枯枝上鸣叫，仿佛是在沉重地呼唤，又给人一种生命力

的抗争。

“夏铭同志，我该怎么对你说呢？你性格刚烈，这不好，易断。我希望你能韧一点，两全其美。”她望着我苦笑。

“做一个变色龙？”我说。

“变色龙有什么不好呢？在植物性神经系统的调控下，通过皮肤里色素细胞的扩展和收缩，改变自己的颜色，而左右眼又可以各自独立地行动。这是为什么吗？生存。为了自己……”她冷冷地看着我。

“如果我做不到呢？”我打断她的话。

“别激动，请听我把话说完。”她接上我的话说，“你和李耀的关系问题，发展到今天的结果，问问你自己，到底谁的错，是组织吗？组织和你无冤无仇，而且还把你作为第三梯队在培养，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你看看你，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一摸三跳，老是和组织对着干，在图书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如果说，从事件发展开始，你退一步，哪怕就是那么一小步，结果就不是这样，我敢说，一切都会和风细雨地圆满解决。现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补救的地步，为什么非要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要学会听其言而观其行。俗话说：听人劝，得一半。记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很可能是万劫不复返。”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做人要有骨气。”我淡然一笑。

“做人当然要有骨气，特别是做共产党员。但是，韧和刚也是展现风骨的不同方式啊！小夏呀，你刚才给我讲了一个让我听不懂的故事。现在，也让我给你讲一个你需要听得懂的故事。春秋战国，老子的老师商容病危，老子去看老师商容。商容拉着老子的手有话要说，但却说不出来。于是，商容张开嘴，示意老子看，老子看后点了点头。商容又张开嘴，示意老子看，老子看后又点了点头。商容再张开嘴，示意老子看，老子含泪点了点头。老子三次点头，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她停顿下来，看着我问。

“请讲。”我说。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第一次老子看后，知道老师嘴里没有了牙；第二次看后，知道老师的舌头还在；第三次看后，他悟出了老师的意思，世间万物，都存在于牙

与舌之间。”她狡黠地望我一笑说，“这就是，硬易折，韧有余，做人也是如此。”

“有为而无不为，这是老子的哲学，我做不到。”我冷眼看着她，心里很佩服她借古喻理。

“别意气用事，好好想一下，这对你来说，希望能有一定启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嘛。不要整天抱怨党组织欠了你什么，如果李耀不来告你，党组织根本就不知道你和李耀的男女关系问题。所以说呀，给你修路的是你自己，毁了你前途的也是你自己。因为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无仇，与自己的仇才是不共戴天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作自受，自性自度。”她说得很诚恳，语重心长。

我乍一听她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只要细细咀嚼，就不难发现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被剥离了，那就是事实，以组织名义否定事实。

“把伤害留给自己，以德报怨，回归宽容，让你代表的组织变得有尊严起来？这样一来，我们都获得了解脱，从而达到了共鸣，对吗？”我蔑视地看着她说，“我绝不会为奸人所控制。我就是我自己，这是我长期在和你的较量中，学到的怎样做情绪的主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好心得不到好报。”她直愣愣地看着我。

“好报？让我教教你吧，识别一个人的好坏，首先扪心自问，我这一生在努力地使自己快乐吗？回答应该是。然后再扪心自问，我这一生在努力让别人快乐吗？也应该回答是。这就叫爱多于恨，帮助多于伤害。这样做人，会有好报的，反之，必下地狱。”我一字一句地说。

“你……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油腔滑调。”她愤怒了。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与人鬼打交道的行为方式。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可以说，也什么都可以听，良药苦口利于行；对信不过的人，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感到胸膛里有怒火在燃烧。

“看来……你是要和组织对抗到底啦？”她怒视着我。

“图穷匕首见了把？”我轻蔑地看着她。

“你是死不悔改了？”她羞怒的眼睛里闪烁着冷冰冰的光，咬牙切齿